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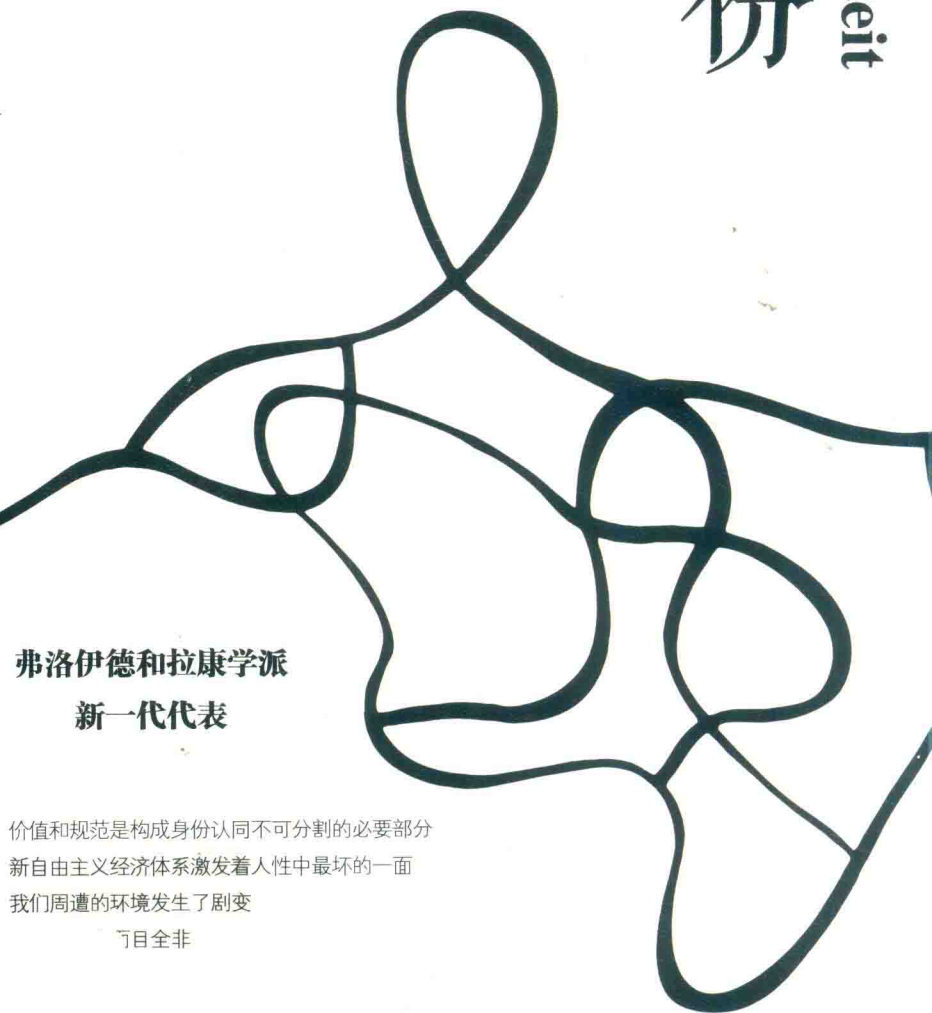
身份 Identiteit

〔比〕

保罗·沃黑赫 著

Paul Verhaeghe

张朝霞 译



**弗洛伊德和拉康学派
新一代代表**

价值和规范是构成身份认同不可分割的必要部分
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激发着人性中最坏的一面
我们周遭的环境发生了剧变

面目全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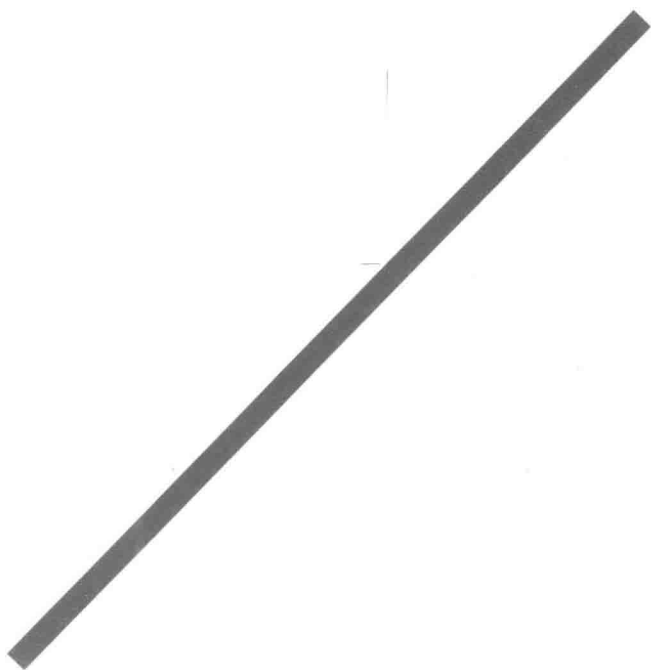
[比]

保罗·沃黑赫 著

Paul Verhaeghe

张朝霞 译

身份 Identiteit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身份 / (比) 保罗·沃黑赫著 ; 张朝霞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8. 11

书名原文: Identiteit

ISBN 978-7-5360-8713-2

I. ①身… II. ①保… ②张… III. ①社会心理学
IV. ①C912.6-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62370号

合同登记号: 图字 19-2017-162 号

Copyright: Identiteit © 2012 by Paul Verhaeghe

Published with De Bezige Bij, Amsterdam

出 版 人: 詹秀敏

策划编辑: 林宋瑜

责任编辑: 揭莉琳 林 菁 刘玮婷

技术编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庄海萌

书 名 身份

SHENFE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 1 插页

字 数 200,000 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译者序

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人类在岁月长河中不断认知自我和认知世界的过程。“我是谁”这一既基本又深奥的经典哲学问题，在本书中通过作者故事性、趣味性的叙述方式得到了更有深度的解读。

比利时根特大学心理学院精神分析与临床咨询系教授、世界知名临床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保罗·沃黑赫致力于研究社会变迁对心理和精神障碍的影响，他将微观叙事与宏观叙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以一种轻松诙谐、娓娓道来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个人关于“身份”这一历史性哲学命题的独特研究视角与成果，正如某书评所说，“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一本通过在明显不同的现象之间建立联系，从而使我们猛然新锐洞察正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及其本原的自省之书”。

沃黑赫从他作为心理治疗师的临床经验出发，追溯了当今各类精神障碍疾病高发背后的社会原因。在市场经济时代，在一个追逐利润和利益的社会里，个体心理被扭曲，其对自身身份的抗争与认同亦被消极地引导。

在当今社会主流价值观体系下，“不成功便成仁”，

于是，老板对员工赋予重任，父母对孩子寄予厚望，而自己也给自己加码——如果不混出点名堂简直愧对江东父老；这个社会不接受“loser”，这些人肯定自身有问题；贤能统治和精英政治青睐某些性格特征，而惩罚另外一些性格特征。生活成本高企，攀比心理泛滥，成功欲望难平，这一切导致压力山大，而这种重压下的代价也是惨重的——身份的迷失，自我的扭曲，人性的绝望。人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代都享有更多的自由，但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真爱难觅，单身人士比比皆是。而当今的绩效工资制度也正把学校、医院这一类机构演变成了企业，甚至个人也被强迫将自己视为一个人的企业，我们又回到了挣“工分”的时代，我们挣扎着过有意义的生活。

在《身份》一书中，沃黑赫系统阐述了社会变革如何导致了这种精神危机并改变了我们对自身的认知。他研究了三十年来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力量、私有化对我们身份认同的影响，以及我们所构划的社会与个人身份之间的关系。事实证明，我们是谁，一如既往，取决于我们所生活的环境。社会变革对个体心理健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各类精神障碍疾病的主要病因、病原之一。

保罗·沃黑赫将哲学、精神分析这一类严肃话题通俗化、娱乐化，淡化学术性的叙述风格更具可读性，但又绝不失严谨的治学风范。通过阅读此书，读者可以全景式地了解

古往今来各路大家对“身份”这一哲学命题的思考与研究，更能从作者本人精神分析这一独特的视角，对个体身份、自身认知等最基本而又十分深邃的问题进行自我叩问和反思。

诚然，“我们从未如此自由。我们从未感到如此无力”。我们既信心满满，我们又同时感觉彷徨无助。那么，我们还能成为命运的主宰吗？

老子有语云：吾有大患，及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放下包袱，开动机器。

张朝霞

2018年5月于广州

前言

四个恶男用胶带将一位中年男子捆绑在一个木质托盘上。其中一个男人用标记笔在受害人额头上画了两个零，另一个同伙将其生殖器顶压在中年男子脸上，第三个家伙光着屁股坐在被袭者身上，还有一个恶男在一旁拍照录像。这帮混蛋显然是在通过羞辱对方来自娱自乐。整个欺凌过程都被拍摄下来，作恶者甚至还把视频复制了一份给受害人，让其“在家欣赏”。

事发地点在比利时某小镇一个很普通的小工厂里。拿摄像机的家伙还是位工会代表。当时不少人围观看热闹，没人想去阻止。后经媒体曝光，类似这样的欺凌行为已在当地持续多年。在电视新闻播出后的几天时间里，陆续有其他受害者向媒体控诉自己的遭遇。在这些被披露的欺凌事件中，第一起发生在比利时南部的瓦隆法语区。一周后，比利时北部佛兰芒荷兰语区也报道了一起类似事件，这让当地社区居

民震惊不小。一位钢铁厂吊车司机经常被工头和领班欺负。他们扒掉他的裤子，在他屁股上涂写下流字眼，然后把他绑在一辆吉普车上四处兜风。后来，这帮恶人还将视频上传到YouTube。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有关欺凌的话题一直占据各媒体的重要版面。各种来源的信息揭露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实：高达10%—15%的员工被欺辱。这种现象需要解释，因为类似事件频发而并非一起两起。

首先表态的是保守分子。他们认为，欺凌是由于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丧失所造成的。事实上，这些人的解释几乎适用任何社会问题，从公交司机、售票员被打，虐童案、盗窃案增加，到教师性骚扰。当今社会这些问题高发，以前可没这么糟。

有人则将欺凌归咎于精神健康领域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有暴力倾向的施虐者是“心理失常的个体”（disturbed individuals）。一个虐待孩子的母亲肯定精神不正常，对吧？这一观点不无道理。刑事案专家将此定义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一种公认的心理不健康状态，其在儿童中的早期征兆为对立违抗性障碍（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ODD）。近几十年来，被诊断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和对立违抗性障碍的病例呈大幅上升趋势，这一状况令人担忧。

第三种解释将医学推理更进了一步：欺凌弱小乃人之本

性的问题，是我们所有人身上都隐藏着的兽性的外在表现。纳粹集中营里的屠戮者们也不过是普通人，心理实验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几乎每个人都会变成嗜血狂魔。“Homo homini lupus est”^①，这一拉丁谚语的意思是，“人待人如豺狼”^②。

奇怪的是，关于欺凌弱小，另一种解释直接反驳了上述观点：人性本善，是后现代社会让我们变成了邪恶之徒——摒弃所有那些暴力的电脑游戏，社会上的侵害事件便会大大降低。

邪恶——让我们不要畏惧使用这一字眼——对我们来说当然不陌生。关于这一点，汉娜·阿伦特^③（Hannah Arendt）在其《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 in Jerusalem*）一书

①、这句话为古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Plautus）所言，其在喜剧《驴的喜剧》（*Asinaria*）中至少用过3次。17世纪英国政治家、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其《论公民》（*On the Citizen*）一书中也有关于此句的著名引述。

② 最著名的相关实验是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gram）于1963年所做的“电击实验”，从社会各界招募而来的志愿者被告知参与一项“学习实验”，他们扮演“老师”，另外的参试者在隔壁房间扮演“学生”（实际为研究人员），若“学生”答错“老师”提出的问题，将受到“电击体罚”。实验表明，经过一定的怂恿后，扮演“老师”的参试者不少人会狠下心来继续惩罚对方直到最大伏特数。大约十年后，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完成了他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在这个实验中，充当“看守”的志愿者深陷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而无法自拔，俨然臭名昭著的巴格达附近阿布·一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的恶看守。

③ 德裔美国著名思想家、政治理论家。——译注

中有过明确论断。阿伦特曾对纳粹杀人狂魔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受审做过跟踪报道，并写成此书。在书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平庸无奇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人性的堕落与基督教中关于原罪的教义不无联系，而一个更现代版本的解释是“我们自私的基因”（our selfish genes）。

上述两种观点（性本善与性本恶）都给人一种印象，即有一种不变的人性在等着显现。这很不寻常，因为在西方世界中，对身份的追求，对“真实”规范和价值观的追求，是如此常态，无所不在。显然，我们不再清楚我们是谁，这就是我们一直四处寻医问药，向包括心理学家、大脑研究专家和其他预言家在内的各路专家探求我们真实自我的原因。

本书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没有固有的身份，谁是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如果现在很多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定位，那么这说明我们的环境发生了状况。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周遭的环境发生了剧变，所以我们也面目全非。可叹的是，我们并不以这种改变为乐，这一情形愈来愈明白不过。

为什么一位精神分析学家该写这些问题？对本书中问题的探讨植根于我的临床实践。像许多我的同事一样，我亦确信，如今人们向我们这些精神分析学家们寻求解决的“问题”——在此我有意避免使用“障碍”（disorder）这一术

语——不仅数量在增加，而且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

我在早期的一本书作中探讨了心理治疗结束的问题，研究了精神障碍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打那开始，我便笃信，社会变化对我们精神的影响要比之前认为的深远得多。当今社会新自由主义组织决定着如何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伴侣、我们的同事和我们的孩子联系起来。简而言之，它决定着我们与自身身份的关系。没有哪个社会能比现在更让人精神错乱不堪的了。我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马首是瞻，像他在著作《文明及其缺憾》（*Civilis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大无畏提出“文明的进化就是人类的生存斗争”这一富有争议的观点一样，我对本人持有的明确伦理立场绝不动摇和退缩。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章 身份

我是谁?	4
------------	---

那我呢?	11
------------	----

身体与群体	17
-------------	----

自信、自尊与自我憎恨	22
------------------	----

我该是谁? (不该是谁?)	26
---------------------	----

攻击与恐惧	29
-------------	----

身份即意识形态	33
---------------	----

第二章 伦理观:

从自我实现到自我否定	38
------------------	----

古代伦理观——性本善	44
------------------	----

基督教伦理观——性本恶	48
-------------------	----

上帝的自由思想商人	51
内心冲突、自我否定与超越	56

第三章 可完美的个体

乌托邦：一个构划的社会	64
进步	66
可完美性	69
科学和开明的社会	73
理性！	77
可完美的个体	84

第四章 身份的实质

伦理学和生物学	95
以德报德和以牙还牙	100
弗洛伊德：人为力场	107
快乐	110

间奏曲：社会与障碍

第五章 安然社会

新叙事：新自由主义	124
不过是自由名义下的沙漠	129
披着经济外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134

大学为知识企业 140

医院为医疗企业 147

对质量的影响 153

社会后果 158

第六章 身份：无力的可完美性 162

道德发展 168

含着奶嘴的孩子 173

不成功便成仁 178

愿新契约带来好运！ 186

以生存周末形式出现的团队建设 191

新的人格特征 194

无力的可完美性 197

第七章 新的精神障碍：

评级与封杀考核体系 202

两种诊断方法 205

范式信仰与批判科学 211

作为社会问题的精神障碍 214

太多不平等有害健康 220

作为道德障碍的精神障碍 224

作为疗法的管教 232

嗨，我叫凡妮莎，我怎样帮您？ 237

第八章 美好生活	243
社会组织：同一性与差异性	244
劳动力组织	249
信息技术和关于测量的谬误	256
他人必须改变——我们即他人	263
改变价值观	268
自我关照与美好生活	273
个体与社群	278
 致 谢	281
参考文献	283
附录	295

第一章 身份

近年来，关于身份的讨论在欧洲非常盛行。马克西玛王妃（Princess Máxima），荷兰王储的妻子^①，2007年因一句“根本不存在荷兰身份这种东西”而引发轩然大波。曾经的小党正统芬兰人党（True Finns）现在是芬兰议会第三大党。而最初来自荒蛮地区的佛兰芒民族主义者在比利时正大行其道。在欧洲其他地方，民族主义政治团体亦不断发展壮大。关于以上种种，一个简单的解释就是：以移民和寻求庇护者形式存在的不同身份发生冲突，于是不同的规范和价值观产生冲突，从而造成了身份形成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身份并非我们臆想的抽象品质：我们通过将其置于旁侧，并且越来越多地将之与其他可能的身份相比照而明确自身的身份。不

① 威廉·亚历山大王储于2013年继位，马克西玛成为荷兰王后。——译注

过，以往的身份主要取决于对当地的刻板印象（如比利时人与荷兰人，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而现今决定身份的刻板印象披上了全球化和社会经济化的色彩：土著居民与少数族裔，“我们的”犹太—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教，“勤勉的中产阶级”与“乞讨者”。

无论何种刻板印象，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服务于我们的优越感。我们比他人更文明、更聪慧、更勤劳等等。二十世纪中叶，德国人鄙夷劣等民族，日本人藐视中国人，法国人瞧不起北非西部的马格里布人，这个名单可以无穷尽。

如此分类几乎总是与人种的外部特征相关（肤色、体格、着装），这种分类在关于民族、种族大融合的天真讨论中也同样适用，更有甚者提议禁止佩戴头巾〔荷兰民粹主义政治家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建议征收“头巾税”〕。相反地，如果这些外部特征差异没有那么明显，我们会采取措施来予以修正（如标示大卫星——犹太教和犹太文化的标志，剃光头，在护照上注明持有人所属种族）。我们联系到这些外部特征的重要性就是测度我们自身不确定性的一个标准：倘若消除这些外部特征，各自身份的差异会骤然间遁于无形。身份是内在的。

身份的内在隐含性使得研究这个问题相当棘手，而我们又真的很想辨明那些差异。在当今时代，当人们试图在基因和大脑的相互作用中寻求所有人类行为的解释时，可